



菊花草虫 齐白石作

画里

乾坤

反常合道

韩羽/文

读齐白石的画,最快意者莫过于一惊一乍:“嘿!竟然还可以这么画哩。”

比如《菊花草虫》,个头大小一模一样的两个蚰蚴紧紧并排在一起。谁敢这么画?我连想都没想过。因为画画儿的人都知道,画中的形象最忌“重复”,如是一个样儿,就成了《祝福》里的祥林嫂叨念阿毛了。

再看鸡雏,《玉米鸡雏》中的两只小鸡不也个头大小一模一样地紧紧并排在一起。齐老先生一而再之,情有独钟乎?

实际上蚰蚴或是小鸡曾否紧紧并排在一起过?谁也没有留过心。忽然从画上看到了,能不多瞅上几眼,能不思忖思忖,作画最忌讳的“重复”,在这儿反而逗人玩味,真真吊诡也。

画画儿干什么,依我说画画就是“玩”,是尽情尽性的“玩”,是物我两忘的“玩”,是充满了愿望与想象的“玩”。可以推想,齐老先生也是以“玩”的心态作画,比如他拿画笔引逗那蚰蚴那小

鸡,靠近些,再靠近些,像一对亲密的小伙伴多么好,以此愿望之小生物,赤子之心也,而“紧紧并排在一起”不亦“亲密无间”乎。

发乎笔端者,虽不是真实的事(蚰蚴、小鸡不可能有孩子一样的心思),但一定是真情的事(“紧紧并排在一起”定当意味着“亲密”)。有悖于事理,却合于情理,变无情为有情,点铁而成金,其蚰蚴、小鸡乎。

作画有三要,直观感觉,悟对通神,表述。前两点略而不谈,只说“表述”。就《菊花草虫》《玉米鸡雏》来看,确切地表述出了画意的恰恰是不忌生冷的无法之法。说句土话是歪打正着,说句文词是苏东坡赞柳宗元诗的一句话:反常合道。

“道”,恍兮惚兮,至玄至微,言人人殊。就“形而下”言之,不妨谓为人情世事之理。“反常”则是方循绳墨、忽越规矩。在某种特定情况下,“反常”往往更切中肯綮,更接近事物的本质。(韩羽,画家、作家,现居石家庄)



玉米鸡雏

齐白石作

浮世绘

卖野菜的黎族小姑娘

祁淑英/文

身为“候鸟”,生活在海南岛的四季春天温泉小镇,这里可说是四季皆春天。在一个美好的春日,我走出家门,一丝北方春天的气息扑面而来。

宋代诗人王铨写道:“泥牛鞭散六街尘,生菜挑来叶叶春。”在这万物生发的季节,文人的心中便随之萌发着美好的春意。

阵阵春风吹来,海南岛的山坡丘陵,椰林间,湖岸边,便冒出一片一片的野菜。我们的一位身居海南的忘年女友,从菜市上买来了一种野菜,称之为“革命菜”,包了这种野菜馅的包子,送过来一盘子,要我尝鲜儿。那“革命菜”馅的包子,吃到嘴里都是春天的味道,真的别有风味。

这天清晨,小镇下了一场春雨,春雨过后,我便来到小镇的菜市场,转到野菜地摊,挑选“革命菜”。

就在那一个又一个野菜的地摊前,我的眼睛突然一亮,发现两位身穿绣花衣衫的黎族小姑娘。两位漂亮的黎族小姑娘,如同她们面前的新鲜菜蔬,水凌凌的,很是可爱,年纪不大,像是一对中学生。于是,我走近这两个小姑娘的菜摊,那位像是姐姐的小姑娘,用温柔的眼神看着我,看看她的菜摊,像是等待我买她们的野菜。她面庞上洋溢着一种朴实的微笑,用普通话对我说:

“这一堆叫‘革命菜’,是我们今天早

晨冒雨采摘的,你看,上面还挂着雨水,嫩嫩的。”

我怀着好奇的心情问道:“这种野菜为什么叫‘革命菜’呀?”

小姑娘干脆利落地回答我说:“抗日战争期间我们海南有一支游击队,因为粮食短缺,常年将这种野菜当作主食。抗日战争胜利后,当地老百姓为了纪念这支游击队的革命精神,便将这种野菜命名为‘革命菜’。”

听过小姑娘的一番讲解,我拍了拍手,表示对这位黎族小姑娘话语的赞赏。我发现这位姐姐模样的小姑娘很是健谈,便好奇地问道:

“你家住哪个村?”

“芭蕉村。”

“你们芭蕉村的山坡林地生长的野菜长年不断吗?”

小姑娘点了点头。

我又问:

“这‘革命菜’是你们特意播种的吗?”

小姑娘摇了摇头,说道:“野菜是不必播种的,这些野菜有的有根,有的是被风吹来的种子,有的是被雨水从山上冲来的种子。这些种子在立春前出土萌芽,迅速长大,你看这‘革命菜’这当儿长得既鲜又嫩,很好吃的呀。”

“你姐妹俩几点起床上山摘野菜呀?”

“我们每逢节假日,早晨五点钟便上山摘野菜,拿来卖钱补贴家用。”

“你们是懂事的好孩子,以后每到节假日我都来买你们的‘革命菜’,好吗?”

“好呀,开学后的第一个星期天,我们会将最嫩、最鲜的野菜留给您这个老奶奶。”

于是,我将十元钱交与这位懂事的黎族小姑娘,拿了两捆“革命菜”转身离去。

小姑娘追在我身后,将六元钱,快速塞进我的包包里。嘴里嘟囔着说:“这‘革命菜’两元一捆,找您六元。”

我便摆了摆手说:“你们的‘革命菜’又嫩又新鲜,就算五元一捆吧!”

说话间,我硬是将那六元钱塞进小姑娘的口袋里,迅速离去。我微笑着向两位小姑娘招手告别。两位黎族小姑娘笑盈盈地目送着我,笑得温柔,笑得甜蜜友好。

这天晚间,我品尝着黎族小姑娘采摘的“革命菜”,想着那句诗“生菜挑来叶叶春”,想到了芭蕉村中学的校园里,在众多孩子中,有两个卖野菜的身着绣花衣衫的黎族小姑娘。此时此刻,两姐妹静静地坐在书桌前,时而眼睛看着窗外,看着窗外山坡林地间绿油油的野菜。

刹那间,仿佛两个美丽的小姑娘幻化成了两只美丽的小蝴蝶,悄然飞翔在青青的山野,亦真亦幻,如梦如曲……(祁淑英,作家,现居石家庄)

文艺志

两只爱情鸽

宁新路/文

它是几天前被汉子捕获的,这只洁白如玉的鸽子。当时它和它的同伴,那只银灰色的鸽子,在村里打谷场上觅食,被老练的汉子用丝网网住了。当汉子把两只鸽子往铁笼里装的时候,那只精明的、银灰色的鸽子“呼——”地从汉子手里逃走了。汉子不悦地提着仅有的白鸽子回了独家小院里,他等有情绪的时候再宰杀下锅。汉子光棍,喜欢吃飞禽,他已经捕食过许多鸟类了。因为今天仅仅捕获到一只鸽子,要宰杀嫌麻烦,懒得动刀动手,就同笼子扔到了院子里。

被捕的鸽子很恼怒,翅膀在笼子里“扑棱、扑棱”一个劲地拍打,不断发出恼怒的声响。正在睡觉的汉子被鸽子的拍打声吵醒了。忽然他看那笼子旁竟有只银灰色的鸽子,抖动着翅膀,“咕、咕、咕”地朝关在笼里的鸽子叫着。笼里的白鸽也叫着,像头愤怒的野兽,猛烈地拍打着翅膀,身体在笼子上撞来撞去,眼盯着笼外的同伴,一副欲死欲活的样子。汉子吃了一惊,它是怎么找到这儿来的?它从他手里逃走时难道就跟在自己后边?不对,两天前关在笼里的这只鸽子还是平平静静的。它是找了两天才找到它的同伴的,这只鬼精鸽子!汉子粗暴地把它赶跑了。

灰鸽没有飞远。它飞落在了院外的一棵树上,久久地眺望着院中的笼子,焦急地在树枝上飞来飞去。白鸽似乎很疲劳了,偶尔拍打几下翅膀,也焦急地在有限的铁笼空间转来转去。不一会儿,灰鸽看着院内没有什么动静,扑棱棱飞到了院内,再看看四周,便急切地向笼子飞去。笼中的白鸽看到同伴的到来,似乎兴奋极了,翅膀一次次猛烈地抖动起来,拍打得羽毛四处飘飞。灰鸽边拍打着翅膀,边在笼边踱来踱去。两只鸽子“咕咕咕”地叫着,似乎在嚎叫,又像在倾诉,又像在哭泣。好多情的一对!坐在炕上的汉子从窗缝里偷偷看着这对鸽子的生死相逢。他想,它们是一对老夫妻,还是一对恋人?如此缠绵。

一连几天,这只执着的灰鸽,一会儿在树枝上飞来飞去,盘旋等待,一会儿飞到笼子旁拍打着翅膀“咕咕”鸣叫。听得出,那鸣叫已经有点嘶哑,那翅膀的拍打带着愤怒。院落里、铁笼里到处飘落着愤怒的羽毛。两只鸽子明显地瘦了,没有梳理过的羽毛显得脏而乱。多么痴情的鸽子呀。汉子从窗缝里久久地看着这对鸽子。他有许多年没有被什么所感动过了。他这颗屠夫的心,忽然意识到了它们是多么的可怜。他触景生情地想起了抛弃他的那个女人。

那是四年前的一天,他因哥们义气造成他人伤害,被判了一年徒刑。年轻的妻子没有为他守候,判决书和离婚书几乎一起送到了他手中。她又爱上了别人。他精神崩溃了。因为他耳边不时响起她和他的海誓山盟。怎么爱的感情变化得如此快?怎么爱的誓言在危难的时候变得如此苍白?他想不通。他们相爱了三年,他太爱她了,她怎么离开得这么快?为什么没有一点解释,没有一点犹豫,没有留有点余地?他的泪水湿了衣襟和两袖。在泪水的酸涩和思索的痛苦中,在那些背信弃义、唯利是图的婚恋中,他找到了理解和回答。人性中最高尚和最真实的情感是任何动物比不上的;人性最鄙劣、最无情的一面,是在许多动物身上可找到的。

这个女人使他的心变冷了。他把“冷”转嫁到了杀食动物上。他手下从没有怜悯过捕获的任何动物。

傍晚时分,红红的余晖洒落在小院里,洒落在两只鸽子身上,把它们染扮成了一对新郎新娘,它们的羽毛那么美丽,它们的神情那么动人。白鸽一刻也没有放弃等待,灰鸽一刻也没有放弃企盼。它们期待着什么——是奇迹?是结果?这对痴情的鸽子!

这时,汉子走了过来,缓缓地打开了铁笼,放出了那只鸽子。他深情地望着那惊慌地、摇摇晃晃地飞向白鸽的灰鸽,忍不住流下了泪水。白鸽发现了奇迹的出现,急切地向灰鸽迎了上来,双双喜悦地猛然抖几下翅膀,一刻不停地飞向了天空,飞向了远方……(宁新路,作家,现居北京)